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知言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苗序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提要

知言六卷附録一卷　　儒家類

臣等謹案知言六卷附録一卷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録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祖謙嘗以為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

然之性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即栻亦不敢盡以其師說為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為必不可

廢亦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亦嘗稱其思索精到處殊不可及固未可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以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後坊賈遂有刊板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為竄亂此本亦為妄人强立篇名顛倒次序字句外謬全失其真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屬宋槧原本首尾完備條

理麄然謹据其章目詳加刋正以復其舊其朱子語類各條亦仍依原本别為附録一卷繫之於末以備考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知言五峯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藴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

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啟手足矣或問於栻曰論語一書未嘗指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其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栻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

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講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

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夫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

歸乎栻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
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避之罪所不得而辭焉乾
道四年三月丙寅門人張栻序

知言卷一

宋　胡宏　撰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竝作物從其類而汾分孰能一之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

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財出於九賦兵起於鄉遂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死生苦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

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内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
而亦不求道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彞法度者釋氏也安得
其心該徧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返之正哉
一裘裳也于冬之時舉之以為輕逮夏或舉之則不勝
其重一絺綌也于夏之時舉之以為重逮冬或舉之則

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有異輕重也情狃於寒暑而亂
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
德而不之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狃於情以正其
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懾於威嚴而失之或没於
情恩而失之或亂於精微而失之或汨於末流而失之
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横

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之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

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

大道廢焉有仁義老聃氏非知道者也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成之事時無窮事萬變唯

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

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度縱釋不

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具耳目鼻口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强成之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己成物無可無不可焉釋氏絶物遯世棲身沖漠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覺悟謂我獨高於萬物於是顛倒作用莫知所止反為

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識心見性洞然四達而實不能一貫展轉淫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惑之孰若即吾身世而察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

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别焉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茍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

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老氏謂

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藴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義智巳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貪慾不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欲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不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可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於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顛沛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唯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平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於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也自處以定而萬物之紛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自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功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氏小之為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萬物備而為人一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巳之欲不用巳之智而循天

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已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

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

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命勿滅絕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

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强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内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然況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化衰薄雖當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為不孝孰

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絶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興滅國而繼絶世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亦道之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也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

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伯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反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

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藴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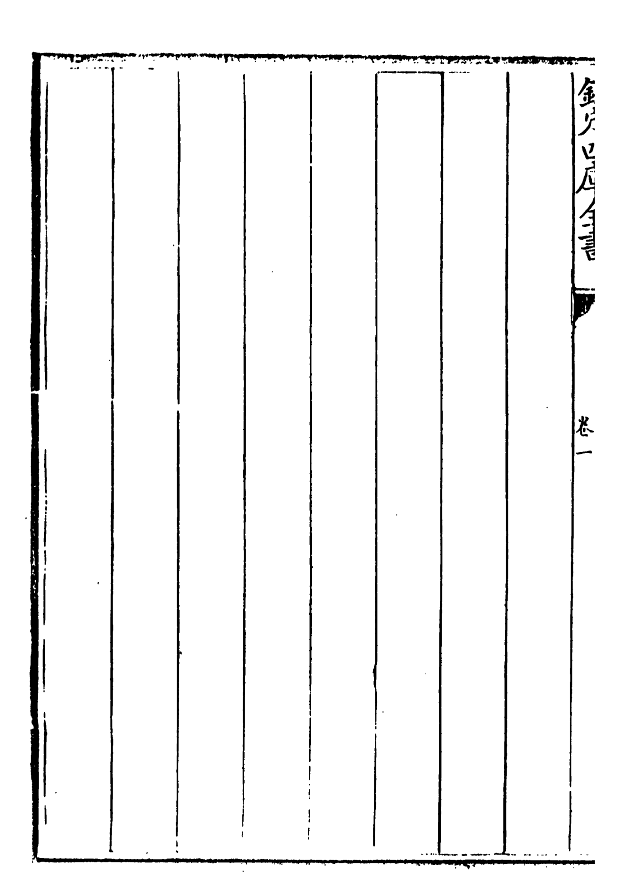
善為天下者務寢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

乎聞見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巳私小惑雖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夸大言詞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黒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

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知之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者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舜智尚術求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天事遠矣



知言卷二

宋　胡宏　撰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是而天理人欲可知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猖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

君子之遯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遯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噓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以與言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夫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惟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窮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也有求之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之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然後能為君子

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盛則知巧出焉血氣既衰則知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鋭於立功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温

厚則為温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為勤恪以中其欲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邁欲失則血氣挫折消懦而所為屈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善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動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茍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猶足動觀聽況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

教於天下其撥亂興治如反覆手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力者嶫嶫乎殆哉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目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妄而不可蹈者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

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言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也事不至而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夫何間之有

寡欲之君然後可以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

佐

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欲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成化於天下也

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

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沈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當爵禄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禄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禄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

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别者焉至於知時禦盜如雞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蠢頑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

生而知之又學以畜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雜於蠢頑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慎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行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

五禮順是者章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以爲天地也

胡子喟然歎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命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

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則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

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為善惡亂方且為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乎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也為君子者奈何戒慎乎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目之所可覩者禽蟲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蟲獸皆能聞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覩形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斯矣斯道不明則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慎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首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性備萬物參天地謂之正道順秉彜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我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興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

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同不與俗異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質美矣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

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誠其孰能與於此

顔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宫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

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周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心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謬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

臨死生之節貪冒苟免行若犬鼠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備斬良心之利劍也是故大禹菲飲食卑宫室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夫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彞秉利勢行彞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焉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彞自列於禽獸寧貧賤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

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爲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寂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心無乎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欲既失其本矣猶

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不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唯仁者為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弟子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反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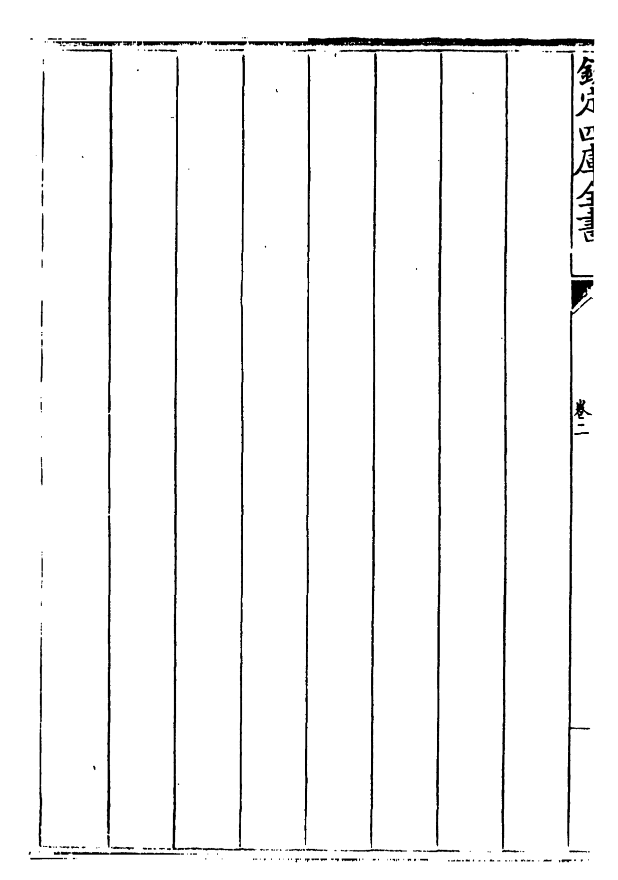
修為者必有棄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

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況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道天經也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有以濟生者猶魚有蘋藻泥沙草木有雷風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雖有蘋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雷風雨露亦不能以生矣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裘服雖鮮車馬雖澤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竝興

爭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嚚然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戒之

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知言卷三

宋　胡宏　撰

文王之行王政至善美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導之樹畜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已自五伯之亂以至於今田里之弊無窮樹畜之業不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日茍刑罰日繁非有超百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肩者其孰能復之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

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間雖生死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

有源之水寒洌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

以反求諸巳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人固有遠迹江湖念絶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朝市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

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患積德不足於身不患取資不足於世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厦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

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或問周室衰微諸侯更覇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歲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久矣秦自孝公用商鞅之法勢日張而德日衰兵日振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由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愚又甚於秦故秦能

欺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至矣曰然則漢唐興義師不五六歲得天下安中國者數百年季世一失其道而亡如此其忽何也曰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獲天年終難矣哉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

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髙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

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

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民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遜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

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耶才不逮耶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者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耶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

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
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
立天下之有情交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
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
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至親至切者其仁之義也歟至通至達者其義之理也
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為我用物不備我
故物不能體我我應不為萬物役而反為萬物役者其

不智孰甚焉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敬以養吾仁

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真詖淫邪遁之詞始可與為善矣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强於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為大者其蔽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

能自斷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善行矣使事而可以豫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勝窮者矣雖強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寡矣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諫我聽我才我用禍既息矣我諫謗也我才姦也殺我必矣有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爲君矣諫不妄發才不妄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也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

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慈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為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巳

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毋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撓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之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立而末可

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人欲盛則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於野上以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游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是有命焉烏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已任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通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心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為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

富貴賤貧不能安也

事物屬諸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心焉而後能治裁制屬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則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故物激而怒怒而不能消矣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矣窮理盡性以成吾仁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固物雖有怒怒而不遷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

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受是故君子必慎所以言則不招謗誹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鍵節目之言未甞不三復也君學於政而知道則幾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

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為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

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去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理則可與言性矣性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故物爲之用而莫違

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已今之仕者求利焉爾

